

歷代名臣言行錄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宜興涪材朱桓拙存編輯

潘永季黎龔校定

吳縣後學邱與久敬人重校

後梁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

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關雎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聞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貢彥章常為先鋒遣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岩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閹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納靴中入見泣曰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問破敵之期對曰三三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鑿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鑿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當避其鋒非殷守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

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曰削而惡岩等所謂嘗謂人曰俟我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岩等聞之懼與疑協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疑各為捷書以聞疑遣人告岩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疑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柳之敗也疑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岩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疑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岩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敬勒還第唐兵攻袁州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兵五百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邈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自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踏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猛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袁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使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佖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贈太師歐陽子曰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

崔沂 鉉幼子博州人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梁主以彥卿有功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請論如法梁主命彥卿分析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闕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乃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嘗有得崔沂首者賞賜綬生使人謂彥卿曰崔沂有憂髮傷哉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始肅

修唐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

為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才見稱莊宗為晉王孟子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參管機要知祥外任舉崇韜自代甚見親信晉兵為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兵部尚書樞密使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出戰為所敗莊宗問計是時唐已得宗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於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感莊宗患之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戰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四時商賈征方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樞密使如故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伶官宦者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莊宗即位二人當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為宣徽使既

又罷其內勾使之職紹宏怨望側目崇韜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有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號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其能安乎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王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人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仁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令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袂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私藏於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優詔不許崇韜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予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賢俊並進臣億矣願乞身如約上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上欲以崇韜鎮汴州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上苦暑溼思得高樓避暑宦者言長安金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止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官曰郭崇韜眉額不他常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作其可得乎上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之中而不勝其熱何也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家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上默然卒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地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令羅貫為人強直為崇韜所知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伶人宦官有所求請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官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於劉后后與伶官共毀之上含怒未發皇太后將葬坤陵陵在壽安上幸陵作所道盜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不至死上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路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於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上曰貫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上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明年位蜀議擇大將

眾舉李嗣源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患北邊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繼及國之儲副未立殊功諸以為都統成其威名上曰幼兒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及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事悉以委之至蜀王衍迎降崇韜素嫉宦官謂繼及曰王有破蜀功師旅必為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及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及蜀人列狀見繼及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及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及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獄豈肯委之蠻夷之域乎此非予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及與崇韜互相疑貳至是上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共構之延嗣還上蜀府庫之籍上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因言蜀之珍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上怒遣宦官馬彦珪至蜀視崇韜去就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及圖之彦珪以告劉后劉后教彦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去就曰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沒其家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諷諭南詔諸賢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周德威小字陽五字鎮遠朔州馬邑人

為人勇而多智能曾虜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戰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攻燕晉遣德威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梁軍金燕攻潞潞州守將李嗣昭聞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其憂多莊宗即位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於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特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之與李嗣昭歡如初以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兵擊趙趙王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德威救之莊宗自將與德威會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

將皆精兵人馬鎧甲飾以錦繡金銀其光耀曰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敗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值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畏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梁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於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復梁遊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亙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德威麾其軍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相鄉橫亙數十里景仁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遣德威擊破之以功拜盧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常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德威自幽州以千騎躡之馳據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銓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其後將燕兵三萬人從莊宗於河上至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係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糗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推糗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衝湯擊斬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

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聞之持諸大將勸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及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

李士澤京兆人

少好學文辭唐末舉進士為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事唐復為學士遷尚書右丞承旨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所作不工乃命澤為之澤曰予少舉進士登科益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子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禮

趙王

趙王者橫海軍節度判官呂哀客也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以哀為謀主守文敗死守光殺其子延祚及哀怒哀族其家哀子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趙王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毋枉殺監者信之綺去王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王負之而縱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琦為人美風儀重節概游學汾晉間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士推官累官御史中丞事晉為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王仕至職方員外郎琦如之如父王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為其家主辦喪葬王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

鄭遨字雲叟清州白馬人 附張薦明

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辭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與李振故善振後仕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從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疑數以實貸道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逍遙先生天福四

年卒遼之節高矣遭辭世不汚於榮利至妻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乎然處好飲酒弈棋時時為詩章各人間人多寫以簾素相贈遺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翫於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逾彰與夫石門荷篠之徒異矣同時有張荐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津鼓無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守能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元先生後不知其所終歐陽子曰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

裴約

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子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於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即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於此不能從以歸梁也眾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順逆耶顧符存審曰吾不惜一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十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被澤州約見殺

姚洪本梁小校後仕唐

姚洪為唐指揮使將兵戍閬州兩川節度使董璋反密遣人以書招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讓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耶洪罵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授馬薑得一鱗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度恩而云相負哉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罵不絕聲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王晏球

字瑩之洛陽人

為人倜儻有節事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明宗時宇州刺史王都反招契丹將禿斡萬騎同入寇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搗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契丹死者過半攻定州久不下明宗遣使促之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都將以城降都自焚死擒禿斡斬之晏球為將有機畧善撫士卒在軍中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以功拜太平軍節度使累官中書令

康澄

澄為大理少卿上疏論事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問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惑優詔獎之

張承業

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本姓康幼為內常侍張泰養子

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見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商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成時自魏歸省親須錢浦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借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

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生顧託之命誓雪國家之讐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倉卒毆寶路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譖諛自容耶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括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疾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太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凶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變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之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歸太原不食而卒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張居翰

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張從政養子

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州而明宗軍變於內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為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杜楷去行字改為家字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殺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求歸田

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毆陽子曰：「宦者之為大害者，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

後晉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

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乃慨然著曰：「出扶桑賦，覓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為河陽節度使，辟掌書記。唐潞王清泰三年，徙高祖為天平節度使，為受命以問將佐，皆恐懼，不改言。維翰獨曰：「主上初即某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耳？然則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以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置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上意乃決，因使為書求援於契丹。契丹許之，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為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服從而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上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財貨。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天雄節度使范延光將作亂，會上謀，徙都大梁。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詔託以洛陽糴運有關，東巡汴州。延光引兵東扼汴水關，將逼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恟懼。獨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及延光攻汴水上，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維翰叩頭苦諫，曰：「賊蜂雖盛，勢不能久。不如待之，不可輕動。」乃止。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州。吐渾為契丹所逼，附鎮州。安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土馬精強，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

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收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庶民困弊靜而守之惟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其著彼無間隙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緡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臣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上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夢醒矣八年出帝立拜侍中開運元年以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維翰兩東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承制命指揮節度使十五人會兵以備契丹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時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使李彥韜挾恩用事惡維翰數毀之上欲罷其政事李崧劉昫固諫乃止順國節度使杜威貪殘不法又畏懦過甚見所部殘累敝求入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入維翰曰威名常馮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上不悅乃以足疾辭位上自陽城之捷驕侈益甚賞賜優伶無度委政馮玉維翰諫曰向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銀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缺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上疾維翰曰太后請為皇帝擇師傅帝疾愈知之怒馮玉譖其有廢立意乃出為開封尹二年契丹大舉入寇杜威為所獲朝廷與軍前聞聲雨不相通維翰求見言事上在苑中調鷹鷂不見與馮玉等事計而謀不合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二人為言及克京師遣張彥澤遺書使此兩人先來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契丹因謁彥澤圖之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兵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

彥澤以兵入問維翰屬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仰事退謂人曰吾不知秦維翰何如今日見之猶悚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之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白請赴侍衛司獄維翰何如人顧李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必有慚色彥澤使人縊殺之告契丹主曰維翰自縊契丹主命厚撫其家

吳蠻字寶川鄆州盧縣人

清泰中為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召契丹為援契丹過雲州虜彥珣城中推蠻主州事即開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歸契丹而蠻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日高祖義蠻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召蠻為軍武節度使諒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河北諸州皆警晉大臣以蠻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遣守貝州蠻善撫士卒會天寒裂其帷帳以衣士卒皆愛之牙將邵珂性凶悖願自效蠻推心致腹運開元年正月契丹圍貝州蠻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三日四面急攻之蠻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蠻守東門力戰左右報珂反蠻顧城中已亂投井而死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

事晉為奉國都虞侯安從進叛從周行用攻之先登破之開運二年從杜威戰陽城以功加檢校司徒是冬威軍中度橋南虜軍其北以距距以晉騎出晉軍後斷晉餉道清謂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軍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設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威許之遣其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感不許彥筠敗走是時威已有異志不救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漢高祖立贈太傅

李壽

天福七年壽為刑部郎中時彰義節度使張彥澤貪殘兇虐壽等伏閣上疏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勅削階降爵

御史臺官伏閣奏請論如法上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辨聲色俱厲上怒連叱之濤不退上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彥澤若可容罪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上怒起去開運二年彥澤降於契丹入京師大掠濤時為中書舍人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

少為軍卒從魏王繼岌平蜀以功為號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祈州刺史契丹犯塞過祈州以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儲虜將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悞計陷於腥膻忍於犬羊之眾殘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耳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殺

後漢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

少知書通於吏事唐莊宗以為從事後為范陽鎮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為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改慈州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晉高祖即位以為戶部度支鹽鐵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間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專陋乃取河北耕器為民更鑄還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漢高祖即位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州人詣闕上書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祀詔從之贈太尉起祠立碑馮道曰吾嘗為劉審交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滅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為但眾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後周

周行逢 荆南周氏世家武陵人

行逢武陵農家子少貧賤多慷慨大言與王進達俱為靜江軍卒事馬希萼為軍校與進達攻潭州遂其節度使邊
鎬遂取湖南拜行逢集州刺史進達為武安軍節度使諸將欲召淑州酋長符彥通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入潭
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焉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劉瑫為西境鎮遏
使以備之顯德元年拜行逢為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指揮潘叔嗣殺進達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
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耳若與武安是吾使
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止行逢怒曰是由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
殺之行逢儉約自厲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
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眾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坐中擒之數日
吾惡衣糲食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快也立梟殺之坐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止宜自安樂飲而罷
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然性情忍果於殺戮其妻諫之不聽乃之村墅營居以老後行逢亦為少損其媚唐德求補
吏行逢曰汝財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
之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
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保權立
文表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師璠
討之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軍士皆奮然自效文表出戰師璠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宋太祖遣慕容
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走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於京師

高錫字天福河中虞鄉人仕周入宋歷官屯田員外郎

世宗違眾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幾之眾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聰明審知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審知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無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不從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世宗時仕終樞密使

顯德二年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明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知者唐與吾接壤幾二千里其勢易擾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西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未必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納之以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遷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上征淮以朴留守京師遷樞密使朴為人明敏多